

站在时代的分界线上

岑 嵘

当一个时代替代另一个时代时,有时会有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分界线,而有时,这种替换非常漫长而模糊,让人无法察觉。

优秀的画家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,他们常常能用画笔捕捉到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刻。

1872年10月,法国画家德加来到美国新奥尔良,在这里他画下了《新奥尔良棉花事务所》。

画面最前端,坐着一个老者,他头戴高顶礼帽,身穿黑色西服。他是德加的舅舅米歇尔·穆松,也是画中的这间棉花事务所的所有者。米歇尔背对着办公室,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手中的棉花,一副游离于热闹之外的样子。

在他的身后,是另一番景象。那个叼着烟、懒散地阅读报纸的年轻人是德加的弟弟,他另一个弟弟则松松垮垮地靠在窗台边,而米歇尔的女婿和合伙人则在忙碌地工作。

美国南部非常适合种植棉花,繁荣的棉花产业使得新奥尔良有“棉花王国”的称号。棉花是南方的支柱产业,大量黑奴被贩卖到种植园劳作,因此新奥尔良同时也成为黑奴贸易的中心。

然而随着北方工业革命的完成,南方的奴隶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北方的工商业发展,南北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,于是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。

米歇尔仍坚定支持南部邦联,并大举投资南部邦联的债券,德加家族银行也卷入这笔投资,这也是一项注定失败的财务计划。南北战争结束后,米歇尔仍试图沿用战前的模式开展业务,但此时的经济环境已完全不同,生意一落千丈。

《新奥尔良棉花事务所》描绘了米歇尔走向破产的瞬间。当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压垮米歇尔的最后一根稻草,公司的重重危机,恰好在德加创作这幅画作时集中爆发。1873年2月1日,也就是在完成这幅画没多久,德加

弟弟手中的那张报纸《皮卡尤恩日报》的第五版,刊登了穆松公司解散与清算的公告。

画中的米歇尔此刻似乎陷入了沉思,他机械地重复着手头的工作,思绪却飘向别处。画家的视角是站在门槛上,这道看不见的门槛也成为一道分水岭,房间内旧的体制正在走向瓦解,门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,蓄奴制度一去不返。就在德加停留新奥尔良期间,路易斯安那州史无前例地由一位黑人州长执政。

和德加一样,英国画家透纳同样用画笔记录了两个时代的更替。

透纳1839年创作了《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》,它描绘了无畏号战舰被一艘小型蒸汽拖船拖向最终的停泊处,在那里等待它的是被拆解的命运。

无畏号是一艘有着98门火炮的英国战舰,于1798年9月下水,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此次海战被视为英国海军史上最辉煌的胜利。此役之后,法国海军精锐尽损,从此一蹶不振,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,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

位得以巩固。

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,这艘战舰已变得过时。海军技术的进步和战争方式的变化,使得老旧的木制帆船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用。1838年,无畏号被拖去拆解,透纳目睹了无畏号的泰晤士河最后之旅后,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幅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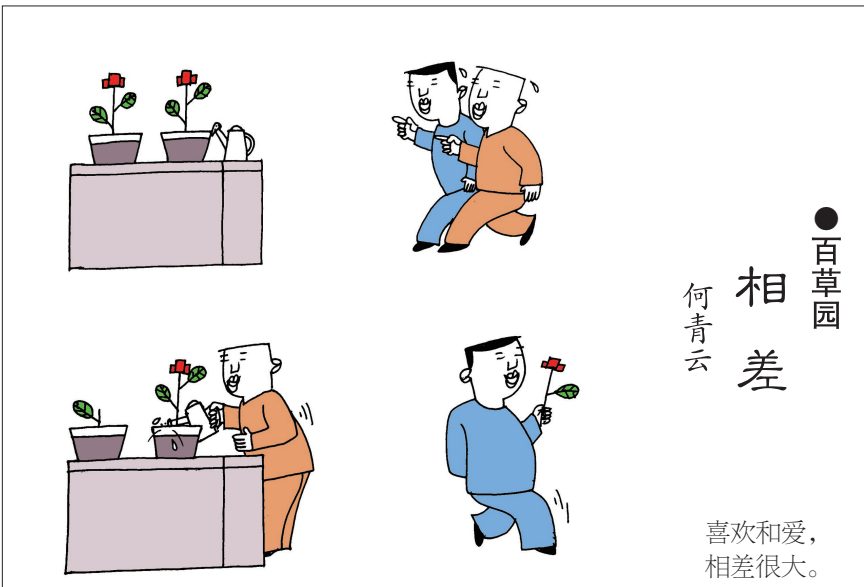
画面左前景是无畏号战舰,一艘蒸汽动力拖船在前方拖曳。这艘巨大的战舰令人难忘,它有着幽灵般的质感,仿佛这艘船更多属于记忆而非现实,这也象征着它所代表的时代正在消逝。

拖拽战舰的拖船虽然小巧,却代表了英国工业的未来,一个由煤炭、铁和机械驱动的新世界,替代了原先那个由风、木头和船帆驱动的旧世界。透纳清楚地认识到,19世纪的科技和发明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力量。蒸汽技术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创新,它正深刻地改变这个时代。

在画面左侧,有一轮升起的月亮,月亮的蓝色、云层的灰色让画面显得冷清,右侧夕阳的黄色和深橙色却让人感到暖和,这日月同框的景象也象征着两个时代的交替。

地平线上的落日象征着生命的终结,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,昔日辉煌正在消逝,绚丽的色彩也赋予了当下宏伟的气势。

透纳用色彩和光影向那个逝去的时代告别。



猫是寻常家宠,乡野人家随处可见。

小时候的印象里,猫是用来逗趣的。记得有一次过年走亲戚,表哥逮到一只麻雀,叫邻家伙伴抱来了他家的花猫,又取一根细绳,将麻雀拴在花猫尾巴上。花猫一心想要抓住尾上的麻雀,只顾围着自己的尾巴团团打转,直到累得筋疲力尽,终究无从得手。这样的孩童游戏,倒是给新年增添了不少热闹趣味。

民间有很多关于猫的俗谚传说,暗藏着人们对猫的复杂情感。比如“狗是忠臣,猫是奸臣”,说猫性奸猾,常会为一口吃食背弃主人;还有“猫有九条命”等说,更给猫蒙上了一层诡谲神秘的色彩。

过年前,外祖母总要提前剪各式窗花:鱼戏莲叶、喜鹊登枝、瑞马迎春,每年都有变换。我最喜欢的一幅是,狸猫守户。一左一右双猫相对而立,形似门前镇宅的石狮子,却多了几分

寻常人家的烟火温柔,稚拙动人,别有一番意趣。

古来文人多爱蓄猫,或以诗文寄寓闲情,留下诸多佳话。陆游堪称“南宋第一猫奴”,一生写过多首赠猫诗,小於菟、粉鼻、雪儿一众家猫,都随着他不朽的诗文流传后世。还有司马光,编撰《资治通鉴》之余,专为家中黑

猫事俗谈

周友斌

猫作《猫轶传》,以修史笔墨,记下自家黑猫温顺贤良、代群猫抚育幼崽的光辉事迹。

近现代文人中,像丰子恺养的阿咪、白象、黄伯伯,梁实秋养的白猫王子、黑猫公主,冰心养的纯白猫“咪咪”,都因主人笔墨而留名;钱钟书持竹竿帮自家花猫“花花儿”打架的趣事,更是文坛趣闻。

我对猫的好感,终究只停留在外祖母的剪刀下,或者历代文人的笔墨之间。落到真实日常,我反倒与猫狗天生无缘。老远遇到,两相一望,它们似乎从不友善,眼底透出的全是疏离和冷漠,这大概也正是我心境的映照,想来原是心性并不相投,本就无缘。最不能忍耐的是,猫叫春。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,它们彻夜不绝的哀嚎,搅得人心神不宁,让人对猫的印象,又平添几分嫌恶。

写到这里,倒想起明末清初的志明和尚,曾有一首写猫叫春的打油诗:

春叫猫儿猫叫春,
听它越叫越精神。
老僧亦有猫儿意,
不敢人前叫一声。

乍看起来,直白露骨,似乎是动了凡心。我倒觉得,唯有心性坦荡澄澈之人,才写得这样无所顾忌的诗来。《履园丛话》评此诗:“莫谓是打油诗,其笔甚峭,不可及也。”

星期文库

养生怡情古今谈之三

对弈养生

章用秀

唐相牛僧孺写过一本《玄怪录》,其中有一篇叫《巴邛人》,记载了有关下棋的神话故事。

巴邛有一户人家,家里有一片橘园。霜后,大部分橘子已经采收,只剩下两只大橘子,后来才采下它们。

剖开一看,却见每个橘子中有两位老人正在下棋。四位老人须眉皆白,肌肤红润,身長尺许,谈笑风生。其中一个人说道:“橘中乐,不减商山。”暗喻这四位老人是秦末汉初在商县隐居的“商山四皓”,即东园公、夏黄公、用里先生和绮里季。他们隐居、对弈,年高八十有余,依然怡然自乐。后来,人们称象棋为“橘中戏”,有些棋谱也由此命名为《橘中秘》《橘中乐》等。

弈棋是一门高深、复杂、微妙的艺术,同时也是一种体育竞技项目,它对锻炼思维、磨练意志、增强体质、陶冶性情可谓益处多多。每当两位好友摆开棋盘,街子行棋时,他们或许都已摆脱了凡俗世间的一切杂念、烦恼,心境坦然。他们每落一子,好像在用手与对方交谈、斗智、拼搏,诸种情怀尽在不言之中。所以古人对弈又有“坐隐”与“手谈”的雅号。

传说中,宋太祖赵匡胤落魄时,漫游华山,与隐居在那里的陈抟对弈,以华山为赌注。头一局,赵先走,开局占先,大刀阔斧,挺进顺利。经过中局拼杀,赵多陈两子,以为自己必胜无疑。谁知陈抟技高一筹,最终竟然战和。赵很不服气,又开第二局。这一局陈抟又拿出妙着,最后战胜赵匡胤。至此,赵只好认输,写下了输掉华山的文契。后来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,当上了开国皇帝,陈抟携文契去京城求见,赵匡胤以礼相待,不食前言,传旨对华山道士、庶民一律免征租税。陈抟在华山修炼道法,潜心棋艺,乐此不疲,终成为长寿老人。

我国古代早有“嗜棋者寿”“对弈养生”的说法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,从小爱好下棋,他有惊人的记忆力,可以不用棋盘、全凭意念进行“口弈”。“口弈”就是凭空说出棋子的步法,攻战、厮杀,步步不乱,如在棋盘上对局一样。朱国桢在《涌幢小品》上曾记载文天祥夏日在小溪里洗浴时与好友周子善用“口弈”对局的情景:“文丞相嗜象弈……暑日喜溪浴,与周子善于水面以意为枰,行弈决胜负,愈久愈乐。忘日早暮。”文天祥作有一首《生日山中和萧敬夫韵》的诗,说道:“客来不必笼中羽,我爱无如橘里枰。一任苍松栽十里,他年犹见茯苓生。”这是一首生日诗。文天祥把下象棋与茯苓联在了一起,而古人早有食茯苓可以延年益寿之说。由此可见文天祥对“对弈养生”的理解。